

佛光大藏經

部傳史·藏禪

二錄燈傳德景



行印會員委務宗山光佛

佛光大藏經

禪藏

· 史傳部

景德傳燈錄二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PDF
PDF
PDF

佛光大藏經

禪藏

· 史傳部

景德傳燈錄三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佛光大藏經

禪藏

· 史傳部

景德傳燈錄四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新學
知
知
知

PDG

佛光大藏經

禪藏·史傳部

景德傳燈錄二

☐監修 ☐星雲大師

☐主編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版

有版權·請勿翻印

☐發行人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發行人 ☐佛光出版社慈惠（張優理）

☐出版者 ☐佛光出版社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〇七）六五六四〇三八、九

☐流通處 ☐佛光山寺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〇七）六五六一九二一、八

佛光書局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電話（〇七）二七二八六四九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七二號九樓之十四 電話（〇二）三一四四六五九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一八八號二樓 電話（〇二）三六五一八二六

☐排版者 ☐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者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蘇盈貴律師

☐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一五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佛光大藏經

禪藏·史傳部

景德傳燈錄三

監修 星雲大師

主編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版

有版權·請勿翻印

發行者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發行人 佛光出版社慈惠（張優理）

出版者 佛光出版社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〇七）六五六四〇三八—九

流通處 佛光山寺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〇七）六五六一九二一—八

佛光書局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電話（〇七）二七二八六四九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七二號九樓之十四 電話（〇二）三一四四六五九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一八八號二樓 電話（〇二）三六五一八二六

排版者 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者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蘇盈貴律師

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五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佛光大藏經

禪藏・史傳部

景德傳燈錄四

監

修 星雲大師

主

編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版

有版權・請勿翻印

發行

者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發行人

佛光出版社慈惠（張優理）

出版

者 佛光出版社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一〇七）六五六四〇三八—九

流通

處 佛光山寺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一〇七）六五六一九二一—八

佛光書局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一〇七）二七二八六四九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七二號九樓之十四

（一〇二）三一四四六五九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一八八號二樓

（一〇二）三六五一八二六

排

版者 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者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蘇盈貴律師

郵政劃撥第

〇〇四五六三五—五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南嶽懷讓禪師第三世

前百丈懷海禪師法嗣

(一六六)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者，福州長谿人也，姓趙氏。年十五，辭親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受戒，究大小乘經律。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大智禪師，百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

一日，侍立，百丈問：「誰？」

師曰：「靈祐。」

百丈云：「汝撥鑪中有火否？」

師撥云：「無火。」

百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

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百丈曰：「此乃暫時歧路耳。經云：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勿^①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得^②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

時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瀉山，可乎^③？」

對云：「瀉山奇絕，可聚千五百衆，然非和尚所住。」

百丈云：「何也？」

對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

百丈云：「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

對云：「待歷觀之。」

百丈乃令侍者喚第一坐來^④，問云：「此人如何？」

頭陀令聲歛一聲，行數步，對云：「此人不可。」

又令喚典坐來^⑤，頭陀云：「此正是瀉山主也。」

百丈是夜召師入室，囑云：「吾化緣在此，瀉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

度後學。」

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

百丈云：「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云：「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麼？」

華林云：「不可喚作木椀也。」

百丈不肯，乃問師，師蹋倒淨瓶，百丈笑云：「第一坐輸卻山子也。」遂遣師往潞山。

①「勿」，磧砂、正二本均作「忽」。

②「得」，磧砂、明、正三本均作「亦」。

③「乎」字下，大正本有夾注「司馬頭陀參禪外，蘊人倫之鑒，兼窮地理，諸方剏院多取決焉」。

④「來」字下，大正本有夾注「即華林和尚也」。

⑤「來」字下，大正本有夾注「即祐師也」。

是山峭絕，簷無人煙，師猿猱爲伍，橡栗充食。山下居民稍稍知之，帥^①衆共營梵宇，連率^②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若輻湊焉。

師上堂，示衆云：「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是^③、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之人。」

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

師云：「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趣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云：「大好燈籠。」

仰山云：「莫只遮箇便是麼？」

師云：「遮箇是什麼？」

仰山云：「大好燈籠。」

師云：「果然不識。」

一日，師謂眾云：「如許多人只得大機④，不得大用。」

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云：「和尚恁麼道，意旨何如⑤？」

庵主云：「更舉看。」仰山擬再舉，被庵主踢倒。歸，舉似師，師大笑。

①「帥」，明、卮正二本均作「率」。

②「率」，卮正本作「帥」。

③「是」，磧砂、卮正二本均作「見」。

④「機」字下，大正本有夾注「舊本云大識，今改作大機。按：《廣燈》并別錄皆云：『只得大機。』而第十六卷《九峰慧禪師章》中云：『只得大體。』未詳孰是。」

⑤「何如」，磧砂、明、卮正三本均作「如何」。

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卻火抄，拊掌大笑，師云：「衆中也有恁麼人。」喚來問：「作麼生？」

火頭云：「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喜歡。」師乃點頭。

東使聞，云：「將知渴山衆裏無人。」

卧龍云：「將知渴山衆裏有人。」

普請摘茶，師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山撼茶樹。

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

仰山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

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

師云：「放子二十棒。」

玄覺云：「且道過在什麼處？」

師上堂，有僧出云：「請和尚爲衆說法。」

師云：「我爲汝得徹困也。」僧禮拜。

後人舉似雪峰，雪峰云：「古人得恁麼老婆心。」

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

雪峰聞之，乃問玄沙：「什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

玄沙云：「大小渴山被那僧一問，得百雜碎。」雪峰駭之，乃休。

師謂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

仰山云：「慧寂信亦不立。」

師云：「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

仰山云：「只是慧寂，更信阿誰？」

師云：「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

仰山云：「慧寂佛亦不見。」

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佛說？多少魔說？」

仰山云：「總是魔說。」

師云：「已後無人奈子何！」

仰山云：「慧寂即一期之事，行履在什麼處？」

師云：「只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

仰山蹋衣次，提起問師云：「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

師云：「正恁麼時，我遮裏無作麼生。」

仰山云：「和尚有身而無用。」

師良久，卻拈起問：「汝正恁麼時作麼生？」

仰山云：「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

師云：「汝有用而無身^①。」

師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

仰山云：「正恁麼時，切忌勃塑。」

師云：「停囚長智。」

師一日喚院主，院主來，師云：「我喚院主，汝來作什麼？」院主無對。

曹山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

又令侍者喚第一座，第一座來，師云：「我喚第一座，汝來作什麼？」亦無對。
曹山代云：「若令侍者喚，恐不來。」

法眼別云：「適來侍者喚。」

師問新到僧名什麼，僧云：「名月輪。」

師作一圓相問：「何似遮箇？」

僧云：「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

師云：「貧道即恁麼，闍梨作麼生？」

僧云：「還見月輪麼？」

師云：「闍梨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

師問雲巖云：「聞汝久在藥山，是否？」

巖云：「是。」

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

雲巖云：「涅槃後有。」

師云：「涅槃後有如何？」

①「身」字下，大正本有夾注「此語是二月中問答」。

雲巖云：「水灑不著。」雲巖卻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

師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嘴處。」

師過淨瓶與仰山，仰山擬接，師卻縮手云：「是什麼？」

仰山云：「和尚還見箇什麼？」

師云：「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

仰山云：「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瓶與仰山。

師與仰山行次，指柏樹子問云：「前面是什麼？」

仰山云：「只遮箇柏樹子。」

師卻指背後田翁云：「遮阿翁向後亦有五百衆。」

師問仰山：「從何處歸？」

仰山云：「田中歸。」

師云：「禾好刈也未？」